

管子傳



新會梁啓超著

管子傳

中華書局印行

2011/1184/5

梁著六種重版序

梁任公先生之學問文章，宜久爲世人所共諗。況最近國民政府由領導抗戰偉大領袖 蔣先生之提議，且嘗明令褒揚，當無待余之辭費。而先生一生之著作，亦已盡收入民國二十五年中華書局出版之「飲冰室合集」中，尤無待余之表章。茲姑就此大選取數種付諸重鐫之因由一述之。

數月前余偶遇舊友之供職侍從室者，述及 蔣先生極賞任公先生遺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以爲大足藥國人不悅學之病。友固知余主持中華書局編務者，因從急重版。夫近三百年來之學者，誠已本科學方法將我國數千年來之文化遺產爲澈底之整理矣。國人不欲享受此無盡藏之遺產則已，苟欲之則任於先生是書實其唯一之鑰鑰，即任公先生本人固亦此期中從事此項整理功夫之後勁，出其所蘊，自能道人所不能道。雖微吾友言，固猶當重校以問世。

任公先生固持經今文家言者，經今文家之所長，在能辨別古籍之真僞，而辨別古籍之真僞，則固治史者所必不可少之功夫。故先生之學以史學爲獨精，真能推倒一時豪傑，開拓萬古心胸，而導夫今世治史者之前路者也。因於「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外，益選取其有關史學之「先秦政治思想史」及「中國歷史研究法」正補編，一俾付重鐫，而殿以舊作傳記三種。

我國學術本淵源於先秦，任公先生之「先秦政治思想史」雖曰偏於政治，然我國學術思想猶以政治倫理爲中心，而政治倫理且往往不分，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也。故偏也而不失爲全。先秦思想



導吾國學術思想之源近三百年之學術思想則固已竟其委。余故以是二者爲姊妹篇，庶幾金聲而玉振之矣。中國歷史研究法正補兩編，則任公先生晚年傑作，是出其一生治史之心得，以惠後學者也。慨然竟以金針度人，如之何可弗廣其流傳。今之言歷史研究法者，類出稗販，惟此兩編爲作者自抒心得之作，世有欲治國史者，此其南鍼矣。

至於所選之傳記三種——管子傳、王荊公、中國偉人傳五種——其所描寫之人物，夷吾器小，主父用夷，安石姦邪，三保奄豎，卽博望亦且以鑿空見病。班定遠而外，類皆舊日治史者所不屑道。蓋國人習性，好靜不好動，主退不主進，之數人者皆動而進者也。自先生登高一呼，舉世翕從，至今莫能議，於是國人始悟變法非姦，開邊無罪，是所謂廉頑而立懦矣。然而今之世固猶有主退讓屈服以求和平者，斯非先生之罪人歟。余故特爲表而出之。况傳記一體，雖向爲吾國古文家所重視，顧類皆直敘個人行誼，但足知人，不足論世。轉令今人與吾國無傳記之歎。先生之作，以文體論，在吾國亦爲創體，然四十年來繼起者，殊寥寥。余誠懼其體之遂溷滅也，亦欲復張之。

今日者借史學振民氣，已定爲國是，余之此舉，其或亦不無涓埃之效乎。願毋以「甌雲滿篝，汗邪滿車」見譏，斯幸矣。

抗戰第七年首金兆梓敘於東川北泉之聽松講館



FUDAN JPZ0000025559J 复旦图书馆

飲冰室專集

管子傳

自序

一國之偉人，開世不一見也。苟有一二，則足以光其國之史乘，永其國民之謳思，百世之下，聞其風者，心儀而力追之，雖不能至，而成其體而微焉，或有其一體焉，則薪盡火傳，猶且莫也，國於是乎有興立。夫導國民以知尊其先民，知學其先民，則史家之職也。我國以世界最古最大之國，取精多而用物宏，其人物之瑰瑋絕特，豈非他國之所得望，而前此之讀書論世者，或持偏重之論，挾主奴之見，引繩批根，而非常之人，非常之業，泯沒於謬悠之口著，不可勝數也。若古代之管子商君，若中世之荊公，吾蓋徧徵西史，欲求其匹儔而不可得。而商君荊公，爲世詬病，以迄今日，管子亦毀譽參半，卽譽之者，又非能傳其真也。余旣爲荊公作洗冤錄，商君亦得順德麥氏爲之訟直，則管子傳不可以無述。述之得六萬餘言。作始于宣統紀元三月朔，旬有六日成。新會梁啓超。

例言

。管氏七篇，錄元三具，附六日。其書集得。

一本編以發明管子政術爲主，其他雜事不備載。

一管子政術，以法治主義及經濟政策爲兩大綱領，故論之特詳，而時以東亞新學說疏通證明之，使學者得融會之益。

一古書文義奧蹟，領解非易。「管子」一書，傳世更少善本，譌奪百出，前此幾成廢書。明

吳郡趙氏據宋本校正千百餘條，即今浙江局本址也。然不能句讀着，尙往往而有，古今注家益復寥寥。今所傳房玄齡注，或云出尹知章，其訛謬穿鑿，黃氏日抄糾之極多。蓋「管子」之難讀久矣。本編所引原書正文，而附舊注，時亦以己意訓釋之，或且舊臆校勘，凡以使人易解。武瞞之詞，所不敢辭。

白

宣統元年三月

著者識

管子

趙水室專集

管子傳

頁碼

目次

自序	一
例言	一
第一章 敘論	一
第二章 管子之時代及位置	三
第三章 管子之微時及齊國前此之形勢	五
第四章 管子之愛國心及其返國	八
第五章 管子之初政	一一
第六章 管子之法治主義	一四
第一節 法治之必要	一四
第二節 法治與君主	一四
第三節 法治與人	一四
第四節 立法	一四
第五節 法治與政府	一四
第六節 法治之目的	一四

第七章	管子之官僚政治·····	四一
第八章	管子之官制·····	四六
第九章	管子內政之條目·····	五〇
第十章	管子之教育·····	五三
第十一章	管子之經濟政策·····	五五
第一節	國民經濟之觀念	
第二節	獎厲生產之政策	
第三節	均節消費之政策	
第四節	調劑分配之政策	
第五節	財政政策	
第六節	國際經濟政策	
第十二章	管子之外交·····	一〇一
第十三章	管子之軍政·····	一〇二

飲冰室專集

而如常秦氏替來出之以其業耶！而如常學管文天輝，又不

管子傳

管子傳

第一章 敘論

今天下言治術者，有最聖之名詞數四焉，曰國家思想也，曰法治精神也，曰地方制度也，曰經濟競爭也，曰帝國主義也。此數者皆近二三百年來之產物，新萌芽而新發達者，歐美之所以雄于天下者，曰惟有此之故，中國人之所以弱於天下者，曰惟無此之故。中國人果無此乎，曰惡，是何言，吾見吾中國人之發達是而萌芽是，有更先於歐美者，爾余不信，請給管子。管子者，中國之最大政治家，而亦學術思想界一鉅子也，顧吾國人數千年來崇拜管子者，不少概見，而管管之者反倍徙焉，此誤於孟子之言也。管子出。管子自十八世以來，自由孟子之論管子也，與孔子異，孔子雖於器小之譏，偶有微詞，而一則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又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豈非以其事業之所影響，功德之所沾被，不徒在區區一國，而實能為中國歷史上則開一新局面耶！孟子之論管子，則輕薄之意，溢於言外，常有錢鏐錢鏐與為伍之心，噫，其過矣。吾以為孟子之學力，容有非管仲所能及者，管仲之事

案，亦有斷非孟子所能學者，在孟子當時或亦有爲而發，爲此過激之言，而後之陋儒，並孟子之所以自信者而亦無之，乃反吠影吠聲，甚至迂腐腐之末論以詆警管子。彼於管子何損，而以此誤治術，誤學理，使先民之良法美意，不獲宣於後，而吾國遂渙散積弱以極於今日，吾不得不爲後之陋儒罪也。

凡政治之進化，必有階級，雖階級而進焉，未有能有功者也。歐洲自十八世紀末，自由民權之學說，披靡一世，用是開今日之治，此稍有識者所同會也。雖然，當中世黑暗時代，疊歐混泥琴琴，其歷史幾爲血腥所掩，於彼之時，爲羅馬大國羣厥基礎使繼長增高以迄於今者，非孟德斯鳩與盧梭之學說，而馬格亞比里奧霍布士之學說也。而馬氏霍氏之與吾管子，則地之相去數萬里，世之相後數千歲，不期而若合符契。而其立說之極至，又不能如吾管子之中正者也。

且近世泰西之言政治者，率分三派，其一曰主權在君主者，其一曰主權在人民者，此二說各有所偏，而皆不適於正。遵之以爲治，而利皆不勝其弊。至最近二三十年間，然後主權在國家之說，翕然爲斯學之定論。今世四五強國，皆循斯以淳興焉。問泰西有能於數千年前發明斯義者乎，曰無之，有之則惟吾先民管子而已。

美國大統領羅斯福氏有言，「政治家者，政治學者之臣僕也」。豈不以理想爲事實之母，政治學者所發明之學說，而政治家乃得採用之以成其業耶！而政治學者之天職，又不過發

明學說以待他人之採用而已，非能自當其衝也。故徧考泰西之歷史，其政治家與政治學者，未有能相兼者也。予之翼者兩其是，傳之爪者去其角，天之生材，固有所限耶！其以偉大之政治家而兼爲偉大之政治學者，求諸吾國，得兩人焉，於後則有王荊公，於前則有管子，此我國足以自豪於世界者也。而政治學者之管子，其博大非荊公所能及；政治家之管子，其成功亦非荊公所能及，故管子獨乎遠矣。

前此爲管子傳者，惟史記一篇，然史記別裁之書也，其所敘述，往往不依常格。又以幽憤不得志，常借古人一言一事以寄託其孤怨，若管晏列傳，亦其類也。故徒讀史記管子傳，必不足以見管子之真面目，欲求真面目，必於「管子」。

「管子」一書，後儒多謂戰國時人依託之言，非管子自作，雖然，書教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則更公國稱焉，謂其著書世多有之。是固未嘗以爲僞也。而「管子」書中有記管子卒後事者，且有管子解若于篇其非盡出管子手撰無可疑者度其中十之六七爲原文十之三四爲後人增益此則「墨子」亦有然不獨「管子」矣。且卽非自作，而自彼卒後，齊國遵其政者數百年，亦見史記本傳。然則雖當時稷下先生所討論所記載，其亦必衍「管子」緒論已耳。吾今故據管子以傳管子，以今日之人之眼光觀察管子，以世界之人之眼光觀察管子，愛國之士，或有取焉。

第二章 管子之時代及其位置

孟子曰

孟子曰，「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可謂至言。故欲品評一人物者，必當深察其所生之時所處之地，相其舞臺所憑藉，然後其劇技之優劣高下，可得而擬議也。故新史家之爲傳記者，必斷斷謹是「吾亦將以此法觀察管子」云云，而後筆之。

第一 管子之時，中央集權之制度未鞏固也。中國中央集權之進化，黃帝時爲第一級，夏禹時爲第二級，周公時爲第三級，前此皆酋長政治，天子與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故曰元后曰羣后，其去平等者幾希耳。周興，聲威漸廣，集權漸固，得以土地分封宗親功臣，雖然，帝者之權，猶不能出邦畿千里之外，故古書動言朝諸侯有天下，所謂有天下與否，卽以諸侯之朝不朝爲斷耳。東遷以後，周既失天下，（古書皆言周亡於幽厲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孟子曰三代之失天下也以不仁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綜觀先秦諸書未有認東遷以後之周天子爲有主權者後人習於孔子特倡之大義不察情實耳）於是中央之權，益無所屬。管子者，正起於此時代，而欲用其祖國（齊）使爲天下共主者也。故當知管子爲齊國之管子，而非周天下之管子。第二 管子之時，君權未確立也。其時不徒國與國之間，無最高之統屬而已，卽一國之中，主權亦甚薄弱，貴族與君主，中分勢力，諸國皆然，不獨一齊也，觀管子執政以後，猶云分國爲三鄉，一曰公之鄉，二曰高子之鄉，三曰國子之鄉。可知高國等貴族，實與公中分齊國也，凡政治進化之例，必須由貴族柄政時代，進入君主獨裁時代，然後國家機關乃漸完，管子實當其衝者也。管子自言其書也。始論齊國之亂，其後論齊國之治，其言皆與管子之書相合。

第三 管子之時，中國種族之爭甚劇烈也。至我中國民族，同爲黃帝子孫，雖然，自四千年前，遷徙移植，分宅於江河流域各地，其時交通未便，聲氣窒塞，久之遂忘其本來。故大族之中，分出若干小族，互相爭鬭，殆如希臘之德利安渥奇安埃阿尼安伊阿里安等諸族，日夜相競也。自今視之，固爲可笑，然以當時生存競爭之大勢，固亦有不容已者。而管子則當其競爭初劇之盤渦也。

第四 管子之時，中國民業未大興也。世界之進化，由漁獵時代，進爲畜牧時代，再進爲農業時代，終進爲工商時代，國民文明之程度，卽以是爲差。中國當春秋戰國間，而畜牧時代與農業時代始遞嬗焉。觀宣王中興，詩惟頌其獸畜蕃息，衛文再造，民惟歌其騶牝三千，是其例也。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蓋其時問人之富，則惟數畜以對，雖有耕稼，而其業猶未大盛，若工商則更無論矣，管子者，實處此兩時代之交點，而爲之轉捩者也。但不論其知此四者，斯可與論管子矣。我黃貴越，而實也乎之通史，實以夫類世變之基立，而

第三章 管子之微時及齊國前此之形勢

管子，名夷吾，字仲，或曰敬仲，後其君尊之爲仲父，故後世皆以仲稱之，齊之類主天也，史記及「管子」，咸不詳其家世，今無考焉。除不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韋昭云管仲姬姓之後魯嚴之子敬仲也不知何據。史記稱其自述之言曰：「我自思，誠不以爲貧賤，以爲貧賤。」管子公誠

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由此觀之，則管子實起於微賤，非齊貴族，而其少年之歷史，實以失敗挫折充塞之，而卒能爲國史上第一流人物，豈非孟子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勵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也。且其所以能成此大業，蓋其個人之奮鬥，固非特賴其時勢，而其素所積蓄之財，實爲國強兵，夫以吾儕讀春秋，習見夫管子以後之齊，誠決決乎大國也，然不知其前此實區區海濱一彈丸已耳。太公之初封，爲方百里，而介於徐萊諸夷之間，史記齊太公世家云：

日者時武王封師尚父於齊營邱，東就國，（中略）萊侯來伐，與之爭營邱，營邱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館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萊侯來伐，與之爭營邱，營邱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館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然則齊之始建國，所謂我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其崎嶇繡造之艱苦，可以想見。以通工商

便魚鹽爲政策，雖作始於太公，然新造伊始，立法未備，收效未豐，觀萊夷當齊桓時，三其賦
扈而爲齊患也猶昔，則前此齊之聲威加於四鄰者，殆僅矣。自太公卒，十三傳而至襄公，實
爲桓公小白之兄。凡三百餘年間，齊之內亂無已時，（事具史記齊世家不備引）更無暇競於外
。逮襄公時，而甥唐湯姜逾甚，齊之不繩，蓋如繮耳，管子大匡篇記其事云（左傳略同）。
齊之無信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稱於信公，衣服禮秩如適，信公卒，諸兒立，是
爲襄公，襄公雖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戍
，公聞不至，出師伐之，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桓公會
齊侯於濶，文姜通於齊侯，桓公怒焉，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驅公，使公子彭生乘齊侯
之脅之，公薨於車，（中略）後乃爲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齊襄公因於貝丘，天見豕，刺從
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入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喪屨。
士反，謀殺於徒人費，之不得，鞭之，見血，費走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袒而示之背。
事賊情之，則使費先入，伏於門中，門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門中，人遂殺公而立公孫無
知，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曰：「聖王，公孫無知，建於雍廩，雍
廩殺無知。」
嗚呼，時勢造英雄，豈不然哉！天之爲一世產大人物，往往產之於最腐敗之時代，最危
亂之國土，蓋非是則不足以磨練其人格，而發表其光芒也。當是時也，齊國之去亡僅一髮，
雖然，非是安足以見管子，（管子）之偉大，而齊國之危殆，（管子）之偉大，而齊國之危殆，

管子之豐功偉業，雖成於相桓公以後，而實濫觴於傅子糾之時，大匡篇復記其事云。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

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君今知臣不肯

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棄矣。中略：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可讓

事，不廣間，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特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

之猶鼎之有足也，去其一則必不立，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夫國人憎惡

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立，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

非此二公子將無已也，小白之為人，無小智，而有夫慮，正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不幸降禍

加殃於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中略：鮑叔曰，然則奈何，

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中略：魯公夫人文姜，齊女也，魯公會

是為管子初入政界之始。管鮑二豪，後此相提攜以霸齊國，因此際乃先分攜而立於敵地，

齊之必將有內亂，三子者皆知之，內亂必起於諸公子，三子者皆知之，蓋其以至銳之眼光，

至敏之手腕，能先事以解決此問題，則非絕大政治家不能也，此管子所以質於鮑召也。

魯公小白 第四章 管子之愛國心及其返國

魯公小白 魯公小白，魯公之弟也，魯公卒，小白至齊，公實

世俗論者，往往以忠君愛國二事，相提並論，非知本之信也，夫君與國截然本為二物，

君而愛國之君也，則吾固當推愛國之愛以愛之，而不然者，二者不可得兼，先國而後君焉，此天地之大經，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也。秦西之英雄，殆莫不知此義，若我中國之英雄，其知之極明，而行之極斷者，其惟管子乎。吾於其初定謀時見之，吾於其將返國時見之。

當管鮑召三人之議奉傅問題也，管子與召忽，蓋已豫定其死生去就矣，大匡篇記之曰，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

噫，讀此言，何以自信力之堅強若是耶！何其論理學之分明若是耶！管子非好爲不忠於糾也，彼其審之極熟，知以糾與齊國較，糾極小而齊國極大，糾極輕而齊國極重也。管子者，齊國之公人，非公子糾之私人也。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經大聖之論定，而後世有疑於管子此舉者，可以渙然冰釋矣。

（大匡篇）魯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却魯使殺公子糾。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爾召則可得也，不爾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爲人之有慧也，必將令